



## 盛夏蛙鸣

| 黄孔壁



还留着淡

稻丰年的故事。  
她的声音轻轻的,和着蛙鸣,像月光漫过水面,温柔地漫过我的耳畔。

蛙鸣起时,先是零星几声,像谁用指尖轻叩瓦罐,“呱”一声,又停了,隔几秒,另一处再应一声,带着几分试探,“呱呱”“咕咕”,蛙鸣高高低低,层层叠叠,把夜色织成张会响的网。塘里荷叶上的蛙嗓门最亮,胸腔鼓得老高,像是领唱的将军,昂首挺胸地指挥着田埂边“士兵”应和,连远处溪沟里的小蛙也挤着声儿,细弱却执拗着,要掺进这热闹。母亲就着蛙鸣教我认星,哪颗是牛郎,哪颗是织女,说他们隔着银河,就像塘里的蛙和溪沟的蛙,虽隔得远,叫声却能凑到一块儿。蛙声成了星空下最生动的背景音,偶尔有流星划过,拖着银亮的尾,母亲会笑着说:“是蛙儿的歌声,把星星都引来啦。”我便拍着手,看流星坠入蛙鸣里,恍惚觉得整个夏夜都在和我们嬉戏,连老柿子树的叶子也跟着笑。

想捉蛙时,我和伙伴们备上竹篓、手电。竹篓是父亲编的,竹篾间

“噼里啪啦”像无数个小鼓在敲,蛙声反倒更脆了,“呱呱”“咕咕”一声比一声响亮,像在和雨较劲,谁也不肯认输。母亲的裤脚浸了水,紧紧贴在脚踝上,凉风吹过,她打了个轻颤,却仍紧紧攥着我的手,说:“别怕,蛙儿都没跑,它们在给雨伴奏呢,咱也听听雨的故事。”那夜,雨幕里的蛙鸣,成了我心里最勇敢的歌,母亲的体温,是最暖的依靠,比身上那件被雨打湿一半的小褂子暖得多。

后来,我上了学,白天要去学堂,晚上便少有时间再去柿子树下听蛙鸣。我写字的笔尖在纸上划过,“沙沙”声和着窗外的蛙鸣,倒也成了一种别样的和谐。她会坐在旁边,借着灯光缝补我的衣服,针穿过布面的“刺啦”声,也融进了蛙鸣里。有时,我写着写着睡着了,醒来时身上盖着母亲的薄毯,桌上的绿豆汤还温着,窗外的蛙鸣依旧热闹,像在为我唱摇篮曲。

如今,城市灯火亮堂,高楼一栋接着一栋,把天空切割成一块一块的,蛙鸣成了记忆里的潮声,偶尔在梦里响起,却总隔着一层模糊的纱。但午夜梦回,那些“呱呱”声,仍会漫过岁月,把故乡的夏夜,鲜活地铺在眼前——老柿子树影摇晃,树影里有我和伙伴们追逐的身影;母亲蒲扇轻拍,扇面上的牡丹好像还在动;蛙鸣裹着稻香,漫过田埂,田埂上还有我和母亲踩过的脚印;漫过童年,童年里有绿豆汤的甜、有母亲的笑;漫进永远温热的乡愁里。

## 外婆的夏味

| 许健辉

一到七月,听着那蝉扯着嗓子没完没了地叫,我就开始走神。脑袋里全是外婆家的老院子,特别是那张竹床,躺上去翻身都“咯吱咯吱”响,现在想起来,那声音就刻在DNA里似的。

青石板被晒得能煎鸡蛋,可竹床缝里藏着的竹香,混着夜来香,闻着就像小时候偷藏在枕头底下的水果糖,每次想起来都甜得心痒痒。

要说外婆家夏天最绝的,还得是井水里的冰西瓜。那口老井在院子的角落里蹲了几十年,井绳摸起来滑溜溜的,有一股青苔味。外婆把西瓜往木桶里一扔,“咚”一声就沉下去了。我那时候可积极了,搬个小板凳一坐就是大半天,就盯着水面上那青皮蛋似的西瓜晃啊晃的,跟月亮掉进井里似的。非得等到日头把晾衣绳的影子晒得歪七扭八,外婆拉着井绳把西瓜捞上来,刀刚碰上瓜皮,咔嚓一声,那股冰丝丝的甜香,直往鼻子里钻。

外婆每次都把最红、最沙的瓜心挖给我,自己啃着白兮兮的瓜皮,还念叨:“我这老掉牙的,就好这口脆的。”

夏天晌午头,外婆家灶台一冒烟,整条巷子的小孩都得馋哭。她总戴着那块洗得发白的蓝头巾,捣鼓绿豆糕跟变魔术似的。

把磨好的绿豆揉进糯米粉里,不知道从哪掏出一罐蜂蜜,往蒸笼里一放。等掀开盖子,白雾裹着甜香,直接往人脸上扑。我踮着脚扒拉灶台,外婆就拿筷子头沾点蜂蜜,往我嘴里一戳:“小馋猫,先解解馋!”提着竹篮去老榕树下,隔壁王阿婆直夸外婆手巧。我嚼着裹满



蒲扇咯咯,那些回忆“唰”一下全涌上来了——外婆戴着蓝头巾在灶台忙前忙后的背影,竹床摇晃时的“吱呀”声,还有她往我嘴里塞冰糖时,指尖带着的面粉香。

外婆的夏味,哪是西瓜、绿豆糕、

酸梅汤这么简单?那是藏在岁月里,怎么都化不开的爱。这份爱就像老井里的水,一直清清凉凉地淌在心里。现在每次想起外婆的夏天,连蝉鸣听起来都没那么烦人了,反而带着股说不出的温柔。

## 锄头

| 曾剑青

他谈起孩子时,脸上的皱纹便舒展开来,说是孩子自己争气。村人却道,这是锄头的家风使然。家风这东西,看不见,摸不着,却如锄头翻起的泥土气息,浸透了两个少年的衣衫。

铁锄入土三分,家风入骨七分。

锄头是铁打的,锄头也是肉长的。铁打的锄头,木柄被磨得发亮,刀口闪着冷光;肉长的锄头,筋骨如铁铸,脊背弯成犁弓。这肉长的锄头,便是村中那个被唤作锄头的汉子。

天未明时,他已踩着露水下地。那柄铁锄在他手中翻飞,黄土便如浪花般层层分开。村人问他何以如此拼命,他只笑笑,不作声。后来,人们才知晓,他家中有两个读书郎,一个在上大学,一个在县里最好的中学。锄头只凭一双手、一把锄,硬是刨出了两个读书人的前程。

性,如同他待人接物,总是先摸透对方心思。

村中老人说,锄头的手上有眼睛。黄土在他锄下,听话得像绵羊;清泉在他手下,温顺得像闺女。这手上的眼睛,其实是长在心里的。

学校来了一帮城里孩子学农事,拿锄头的姿势千奇百怪,活像一群提笔的书生在耍关刀。老农们教得口干舌燥,孩子们仍不得要领。锄头蹲在田埂上看了半晌,忽然拍腿大笑。

“一握、二跨、三拐、四落锄!”他编出口诀,示范起来。一握,双手稳稳握住锄柄;二跨,右脚向前跨出一步;三拐,腰身顺势扭转;四落锄,锄头精准地落人土中。孩子们跟着念,跟着做,不一会儿,田间便响起整齐的“一握、二跨、三拐、四落锄”,伴着锄头入土的闷响,竟有了几分韵律。

校长看得目瞪口呆,问锄头哪来的这般智慧。锄头搓着沾满泥土的手掌,说:“锄地如教人,要顺着劲儿来。”他教孩子,如同调理新垦的荒地,不急不躁,由浅入深。那些白嫩的手掌磨出了水泡,却没人喊疼,因为锄头伯伯说:“水泡是土地给的勋章。”

夕阳西下时,孩子们排着队跟锄头告别。他们的背影在田埂上拉得老长,锄头忽然觉得,这些城里娃的背影,和自家两个读书郎竟有几分相似。

铁打的锄头会生锈,肉长的锄头也会老去,但锄头翻过的土地不会忘记他,就像那些被他教过的孩子不会忘记“一握、二跨、三拐、四落锄”的口诀。在这个村庄里,锄头已经不仅仅是一件农具,也不只是一个名字,而成为一种活着的道理——人土要深,做人要实,教人要顺。



## 蔡氏古民居行记

| 任平

夏日,阳光如熔金般泼洒在闽南大地上。官桥镇漳里村口,几株百年荔枝树垂下沉甸甸的果实,殷红的果壳在绿叶间闪烁如星,仿佛在为那一片红砖古厝点燃引路的灯笼。转过林荫道,眼前豁然展开一片赤瓦的海洋——蔡氏古民居建筑群,静卧在蓝天之下,十六座宅邸如停泊百年的红船,在时光之海中岿然不动。

踏入石埕的瞬间,便走进了清代闽南建筑的活态画卷。三公顷的天地间,东西二百余米长的建筑阵列铺展如展开的史册。每座宅第皆为二进或三进五开间的格局,穿斗式木构架托起硬山式屋顶,两端燕尾脊高翘入云,宛如群燕展翅欲飞,在蓝天上裁出灵动的剪影。石埕如棋盘般纵横相连,宽逾十米的石板地泛着青灰光泽,百年前凿石的叮当声仿佛仍在石缝间回荡——传说这“琵琶穴”风水宝地,正是因凿石声不绝而财源广进。

穿行于山墙夹峙的两米宽防火通道,指尖拂过红砖墙面。闽南特有的“出砖入石”工艺在阳光下展露奇观:条石如银链镶嵌在红砖墙体间,砖石错落处,浮雕刻着三英战吕布的英姿、孔明空城计的从容。世佑厝门廊上,龙首鱼尾的“吻兽”居于屋脊,目光炯炯似在洞察天象,守护着百年的安宁。德棣厝的辉绿岩柱上,印度佛教风格的连珠纹缠绕蔓延,无声诉说着南洋海风带来的异域情调。

醉经堂前,一方小花圃里三角梅开得正艳。门楣上“吟风”“弄月”的题字已被岁月磨淡,昔年文人墨客在此品茗论诗的场景却恍如在眼前。推开虚掩的格扇门,厅堂隔窗上小木条拼成的篆字“华堂甲第”“兰桂齐芳”依旧清晰,木雕蝙蝠翩然欲飞,衔着“福”字掠过梁枋。一缕阳光穿过窗棂的镂空雕花,在地面投下灵禽瑞兽的光影,仿佛那些凝固在木石间的生命又苏醒了片刻。

行至蔡浅自居的宅院,但见门匾“仰阳世胄”四字庄重端方。庭院深深,南侧“倒屋”低矮的轮廓引人注目:俯仆居所的地基不得高于正房,屋脊不能超过主宅大门,森严的等级制度在建筑尺度中凝固成具象的符号。然而,最动人的是,正厅梁枋间悬挂的台湾进士蔡寿星墨迹:“读书非精不欲博,用心非纯不欲纷”——闽台文脉在此交融,海上丝路的文化回响穿透百年风云。

暮色渐合时,登高俯瞰。整片建筑群形如琵琶的轮廓在夕阳中愈发清晰:西窄东宽的格局是琴身,石埕缝隙如琴弦。九天仙女遗落的这把琵琶,经蔡氏父子四十六载精心雕琢,终成闽南建筑大观园。晚风拂过荔枝林,沙沙声应和着燕尾脊的飞动之势,整座古厝群似要乘着红云归去,回到那个帆影幢幢的南洋商贾时代。

离园时回望,余晖为红砖镀上金边。这占地一万多平方米、容四百间房舍的巨构,不仅是穿斗木梁与雕饰艺术的巅峰之作,更是一部用砖石写就的家族史诗。当最后一缕天光隐没在燕尾脊后,我忽然懂得:所谓永恒,不过是匠人将生命刻入石头的深度,是游子跨越重洋也要把乡愁砌成家园的执念。



## 于时光的罅隙里邂逅灵韵

| 董艺玲

### 书中寻韵

于岁月的回廊中徜徉  
灵韵隐匿于时光的罅隙里  
在墨香四溢的古籍里探寻  
陆羽的《茶经》如熠熠星辰闪耀光芒  
似在引领我踏入茶韵悠悠的殿堂

### 茶山行吟

漫步于碧玉装扮的茶山  
茶香氤氲沁心鼻  
嫩芽袅袅似在窃窃私语  
悄悄说着生长的秘密  
那浓淡相宜的绿宛如一幅画卷

采茶姑娘们背着茶篓  
银铃般的欢笑声摇曳山野的寂静  
勤快的双手如翩翩彩蝶  
灵巧地在茶树间穿梭  
“三叶一心”的暗语被晨曦破译  
一排排茶树好像五线谱  
那柔美的身姿便是一个个音符  
好似在吟唱茶叶丰收的乐章

### 山间灵韵

采摘来的茶叶  
在制茶匠人精心雕琢的工序中淬炼  
每一片蜷缩的茶叶都历经凤凰涅槃  
每一缕茶香皆蕴藏着山间灵韵  
安溪香茗焕发着馥郁的芬芳



## 故事会

锄头本名不叫锄头,只因他自幼便跟着父亲在田间劳作,对锄头这农具爱惜得紧,整日不离手,锄地的动作娴熟又利落,村里人打趣说他就跟那锄头成了精似的,久而久之,便都唤他“锄头”,这名字也就这么叫开了。

锄头是铁打的,锄头也是肉长的。铁打的锄头,木柄被磨得发亮,刀口闪着冷光;肉长的锄头,筋骨如铁铸,脊背弯成犁弓。这肉长的锄头,便是村中那个被唤作锄头的汉子。

天未明时,他已踩着露水下地。那柄铁锄在他手中翻飞,黄土便如浪花般层层分开。村人问他何以如此拼命,他只笑笑,不作声。后来,人们才知晓,他家中有两个读书郎,一个在上大学,一个在县里最好的中学。锄头只凭一双手、一把锄,硬是刨出了两个读书人的前程。